

【文学研究】

意义推导模式

田学军

(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传播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 意义推导模式即代码(或信码)模式、推理模式和明示—推理模式。代码模式几乎完全排斥了语境的作用、交际主体及其在表达思想时对语言运用的灵活性和多面性;推理模式是随着人们对意义认识的加深和语用学的诞生而提出来的,其重心是对暗含的推导。关联理论汲取了推理模式(甚至代码模式)的优点,又加上了明示一词,提出了明示—推理模式,其意义的推导涵盖了明说和暗含。

关键词: 文学;语用;意义;推导;模式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6)03-0091-04

Evaluation on meaning inferential models

TIAN Xue-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Meaning inferential models have developed from the code model to the inferential model and then to the ostensive inferential model. The code model nearly excludes the role of context and the participants, their respective flexibility and many sidedness in using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The inferential model is suggested with deepening of people's insight into meaning and the birth of pragmatics. Gricean inferential model aims at how people communicate meaning by exploiting and violating code pragmatics, laying emphasis only on explicature. Relevance theory has taken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ferential model (even the code model). Besides, the word "ostensive" has been added initially, thus the ostensive inferential model. For meaning inference, it covers both explicature and implicature. The present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the improvements and original viewpoints from the Chinese scholars concerning inferential models.

Key words: literature; pragmatics; meaning; inference; model

0 引言

意义究竟是什么? Ogden 和 Richards 列举了“意义”这个词涵盖的 22 种意义。多年来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了探讨并阐释了各自的观点。意义可以分为两大类:表层意义和隐含意义,尽管这方面的表述有所差异,如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明说和暗含;正常负载(正载)和超度负载(超载);意义和意向;命题和命题态度;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甚至

言后行为)。本文重新梳理了意义推导模式的发展概貌,并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意义推导模式所做的补正、完善和创新的观点。

1 意义推导模式的发展历程

意义推导模式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代码(或信码)模式→推理模式→明示—推理模式。

从 Aristotle 一直到当代符号学,所有的交际模式都是以单一的模式即代码模式为基础的。按照代

码模式(最典型的是莫尔斯电码),交际是通过信息的编码和解码实现的。换言之,交际涉及一系列的符号、信息以及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代码:符号表现为话语,信息就是说话人希望传递的思想、代码(语法抑或受语用规则的补注)。意义对于发话人和受话人是一个逆向同构过程。只要发、受两端使用的代码一样、规则相同,两端的信息就一致,交际就成功。如果信息出错,交际失败,那是因为交际者对规则运用不当或者外界噪音的干扰,而不是代码模式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话语理解自然就成了机械的、非智能的解码过程。的确,理解话语离不开一定的解码程序。句子的语音和语义(包括语法规则)的简单结合,但是话语理解并不简单。例如:(1)They went to a/the bank.(2)It is a bit cold here.(3)He is a genius.例(1)中的“bank”是指银行呢?还是指河岸?例(2)是陈述事实、发表感叹,还是请求或者抱怨呢?例(3)是真诚赞扬?还是暗中讥讽?可以说,代码模式几乎完全排斥了语境的作用、在交际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交际主体及其在表达思想时对语言运用所显现出的灵活性和多面性、否定了话语解释不确定性的存在,简化了人类交际行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推理模式。

意义推理模式是随着人们对意义认识的加深和语用学的诞生,首先由哲学家 Grice 和 Lewis 提出的。因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含义、隐喻、反语、同义反复、歧义等(说话人)意义是无法从句子表面获取的,对于确切含义的把握涉及到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语境和推理。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Firth 就提出了关于意义的语境理论。何兆熊认为,意义和语境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其对语境所做的分类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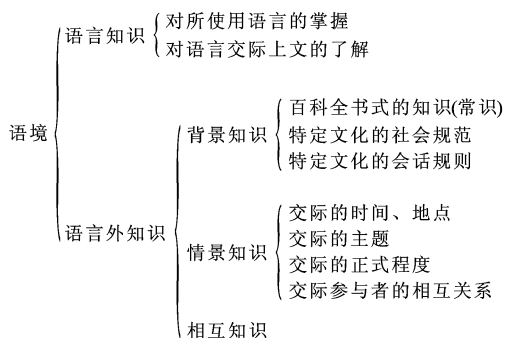


图 1 语境分类

对于语境,语言学家们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如 Mey 明确指出,脱离了交际者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来谈语境是没有意义的^[2]。不难看出

出,当时的语境理论已经提出了“动态语境”的概念,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及到语境的运作机制:语境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更没有阐明其认知和心理的基础。

Grice 把意义区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3],即我们平时常说的明说和暗含。Grice 把意义探讨的重点放在了会话含义的产生和推导方面、交际者是如何通过违反合作原则并推断出说话人意义上。Searle 发展了 Grice 的观点和理论。他曾经以(1)Let's go to the movie tonight.(2)I have to study for the exam.为例介绍了一系列的推理步骤,说明(2)如何从(1)字面上的“陈述”施为用意推导出非字面的“拒绝”施为用意。其会话含义推导的步骤可以归纳如下^[4]:

(1)他 S 说了话语 p;(2)没有理由认为 S 不遵守准则,或至少 S 会遵守合作原则;(3)S 说 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含义的合作原则,S 必定想表达 q;(4)S 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认为 S 是合作的,必须假设 q;(5)S 无法阻止我(说话人)考虑 q;(6)因此 S 意欲让我考虑 q,并在说 p 时意味着 q。

中国语用学界专家对 Grice 含义推导的过程和机制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探讨和补正,其语用推理机制概括为 5 个方面(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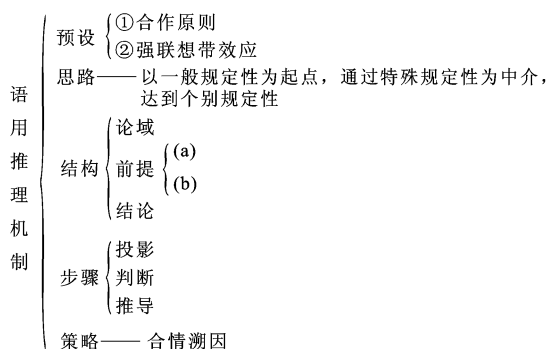


图 2 语用推理机制

从图 2 可以看出,这一语用推论机制是在“合作原则”的大框架内细分了交际过程的相关因素。可以说,含义的推导自始至终都有较完备的“保障机制”,这是具体化了的、直观的 Grice 推理模式。这些推理模式都是以说话人为出发点,提出意向交际的观点,认定说话时遵守合作原则,并设想在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下听话人推导出话语的含义。Grice 将含义的获取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无止境的推理过程。但最近的心理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推理过程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自动的。换言之,这些模式并没有构造出自动地、无意识地获取说话

人意义的实际过程。在 Leech (1983)、Levinson (1983)、Kasher (1994)、Hom (1988)、Sperber (1983、1986、1995)、Wilson (1983、1986、1993、1995、1996) 等学者的研究中,有关含义推导的认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修正和发展。在这些理论模式当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 Sperber 和 Wilson 所提出的关联理论(简称 S & W)。

2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对 Grice 的“合作原则”、“会话准则”的批判和发展,尽管它同“合作原则”、“会话准则”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关联理论不是对 Grice “会话准则”的 4 个范畴之一——“关联原则”的简单扩充和修正。它汲取了认知科学、语言哲学和人类行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因而关联理论被认为是一种认知交际理论。

从本质上讲,关联理论对于意义的推导是推理性质的,但它是在 Grice、Searle 等推理模式以及代码模式优点的基础上补加了“明示”一词,即明示一推理模式。关联理论有着比较详细的理论结构和框架,特别是其动态语境观和意义相关之推理过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种有着鲜明特点的新型模式。Grice 的推理模式只用于对暗含意义的获取,而对明说意义则置之不理。S & W 的明示一推理模式却统揽了明说和暗含,其中关联、语境和推理是至关重要的。关联理论认为在交际过程中双方无须考虑合作原则,因为人们具有关联的直觉,而交际是以关联为取向的。关联性是一个相对概念,只有当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所付出的努力达到合理平衡时,话语所提供的信息才被认为具有关联性。因此,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在同等条件下,处理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强。S & W 进而指出,如果话语既能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又只须为此付出最小的努力,那么它就具有最佳关联性。任何一个交际推理行为必须保证其最佳关联性。

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中,语境由一系列命题组成,这些命题往往是不完整的,它们以概念表征的形式储存于人的大脑之中,从而构成了一个人的认知环境。认知环境中 3 种信息: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理解话语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认知环境中的旧信息,因此话语理解的过程也就是交际中产生的新信息和认知环境中的旧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所运用的认知环境只是

认知环境中互相显映的部分。当交际双方认知环境中显映的假设相同时,认知环境就出现了重叠现象,这种重叠即构成了交际双方共同的认知环境。认知环境是动态的,它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调整和扩充,而固定的是话语的关联。交际就是寻找关联并达到“相互显映”的过程。S & W 把人类演绎加工信息的过程归结为 2 个部分:隐含前提和隐含结论。关联理论进一步指出,认知活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换言之,演绎机制加工过的信息会带入下一轮演绎加工过程;新推导出的含义、力度有所增强的假设被保留在演绎机制(属短时记忆)之中,成为下一轮信息加工的特定语境;某些刚被加工过以及更早些时候加工过的信息被储存在长期记忆中,转换为百科信息;对演绎未起作用或未受演绎影响的假设则被剔除出演绎机制,转移到一般用途记忆中,它们可能会参与下一轮演绎过程,也可能被遗忘^[6]。

关联理论被认为是认知科学的重要理论和认知语用学的扛鼎理论,关联理论已经被证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关联理论如同所有理论一样面临着争议和完善,如 Giora (1997) 指出关联理论不能取代连贯理论;Hofer 认为合作是交际中必不可少的,但并非所有的交际都是合作的,因此关联理论不可能是一种囊括所有语言现象的交际理论,于是提出了“最佳交际策略(OSA)”以弥补关联理论的不足。某些意向的推测仅凭“单知”勿须互相显映就足够了,如甲对如实回答记者调侃问题的乙说:“我宣布你为本市诚实先生”。对此类话语,无论采用什么意义推导模式,都不能很好地进行解释,那么其意义该如何推理呢?说话人可能意在创造一种友好欢乐或幽默的气氛;可能意在维持一种亲密关系;可能意在揶揄挖苦或表达不满情绪;还可能其他的意向。

中国学者熊学亮(1996)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提出了单项语境推导模式(图 3)^[7]。据称,单项语境推导模式集 S & W 的关联理论, Horn 的关联和量原则, Levinson 的信息、量和方式原则(3 种 post Gricean 理论)之大成。熊学亮认为,从语言分工的角度看, S & W 理论强调的是语言非规约的推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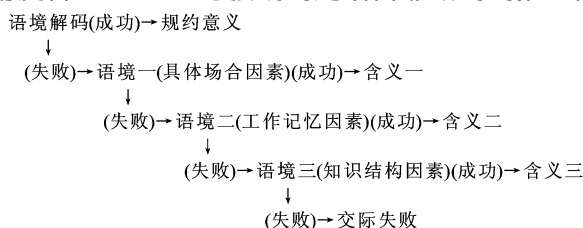


图3 单项语境推导模式

分,而 Horn、Levinson 主要探讨的是语言的规约推导部分。前者几乎涉及所有的语用场合,辐射面宽;后者仅与语言的规约意义有关,覆盖面窄。在单项语境推导模式中,相关(关联)、语境(规约含义除外)、推理依然是贯穿意义推导(含义一→含义二→含义三)的主线。规约意义是仅凭解码就能获取的表面意义;含义一是话语在具体场合因素语境状况下的最佳关联,即在现实语境下推断出的与说话人意义最相符合的语用意义。随着关联性的减弱和信息超载的增强,交际者不得不调用更为抽象的语境信息以支持可及性更弱的语用含义二、含义三的推导。含义三中的知识结构状态指的是已存入大脑记忆中有待激活的知识单元,相当于常说的心理表征、概念表征、图式、框架或脚本。这是最为抽象的语境信息。如果再推导不出相应的语境含义,交际至此宣告失败。单项语境推导模式的使用范围与关联理论相当,但其含义推导的步骤却比关联理论简洁实用,因此可以说关联理论推理模式的具体化、形象化。但其缺点是规约含义的推导犯了与代码模式同样的错误,根本排斥了语境的作用;推理过程中所调用的语境信息不一定分工明确,有些含义也可能兼有其他含义。这些问题如何处理,人们不得而知。

中国语用学者钱冠连(1994)本着语用推理模式只能大不能小的原则,提出了更加宏观的“言语交际三项论”意义推导模式(图4)^[8]。“言语交际三项论”给我们的感觉是既宏大又精细。说其宏大,是因为它不仅涵盖了关联理论强调的词语、语境、认知(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解码+语境+认知推理等内容和过程而且增加了语调、智力以及其他“信息”。语调是传达“信息”和“情感”的重要手段,设想请别人帮忙做事,好朋友和陌生人答话的语调、语气是截然不同的。智力在准确反应并把握对方含义方面尤为重要,如辩论会、禅宗公案等。说其精细,是因为它将早期意义推导模式中根本没有考虑和提及的“微观”因素也纳入了整体框架之中,如声气息一项就包括了丹田音、吞声忍气、泣声、娇声娇气、滞音、怨声怨气、哽咽、屏声屏气、柔声细气、小声小气、低声下气、粗声粗气、恶声恶气、高声大气、冷声冷气、阴阳怪气、唉声叹气、有声无气等。该模式是钱冠连研读中国文化,并汲取参考了国外意义理论和

言语交际 = 混成的符号束 + 语境干涉 + 智力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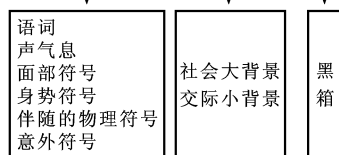


图4 “言语交际三项论”意义推导模式

推导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富有创建性的言语交际理论和意义推导模式。尽管“言语交际三项论”给人的感觉是语境理论的动态性和认知推理机制不如关联理论那样“活灵活现”、操作性不如熊学亮的单项语境推导模式那样“易学好用”,但它毕竟是自己的模式。

3 结 语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意义推导模式应该涵盖明说和暗含,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明说依然是推知暗含的重要线索。抑或有人会说,在交际时人们并不像理论所说的那样“照章办事”。本文认为,即使意义推导模式的某些方面不太令人信服,但这样的探索依然不失为很好的尝试。意义推导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是随着语言(学)理论、人们对意义认识的加深和其他学科的启示而实现的。科学越发达,语言(学)学科越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会越多、越深刻。

参考文献:

- [1]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 Mey J. Pragmatics[M]. Clarendon, Clarendon Press, 1993.
- [3] 田学军. 语用学的源起、繁盛和展望[J]. 山东外语教学, 2004, 13(1): 41—44.
- [4] Levinson S. Pragmatic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5] 束定芳. 中国语用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6] 何自然, 冉永平. 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7]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8]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